

漢代學術史略

顧頡剛著

基本知識
叢書之一
顧頡剛著

漢代學術史略

上海亞細亞書局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十日出版

甲種出版物

基本知識
叢書之一

漢代學術史略

定價大洋七角

本權
書翻
有印
著必
作究

著者

顧

頤

剛

發行者

亞

細

亞

書

局

上海河南路交通路十一號

代表人 唐堅吾

發行所

亞

細

亞

書

局

上海河南路交通路十一號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目錄

第一章	陰陽五行說及其理想中的政治制度	一
第二章	封禪說	八
第三章	神仙說與方士	三
第四章	漢代受命改制的鼓吹與其實現	一八
第五章	漢武帝的郊祀與求仙	二四
第六章	天象的信仰與天變的負責者	三三
第七章	災異說和西漢的國運	三九
第八章	黃老之言	四六
第九章	尊儒學而黜百家	六三

第十章	經書的編定與增加	七三
第十一章	博士官	八六
第十二章	經學的古今文問題	九六
第十三章	通經致用	一〇六
第十四章	王莽的受禪	一二〇
第十五章	漢的改德	一二三
第十六章	古史系統的大整理	一四一
第十七章	經古文學的建立	一五三
第十八章	祀典的改定和月令的實行	一五五
第十九章	讖緯的造作	一七七
第二十章	讖緯的內容	一九〇

第二十一章	識緯在東漢時的勢力……………	二〇二
-------	----------------	-----

第二十二章	曹丕的受禪……………	二〇四
-------	------------	-----

第一章 陰陽五行說及其理想中的政治制度

漢代人的思想的骨幹，是陰陽五行。無論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學術上，沒有不用這套方式的。推究這種思想的原始，由於古人對宇宙間的事物發生了分類的要求。他們看見林林總總的東西，很想把繁複的現象化作簡單，而得到它們的主要原理與其主要成分，於是要分類。但他們的分類法與今日不同，今日是用歸納法，把逐件個別的事物即異求同；他們用的演繹法，先定了一種公式而支配一切個別的事物。其結果，有陰陽之說以統轄天地、晝夜、男女等自然現象，以及尊卑、動靜、剛柔等抽象觀念；有五行之說，以木、火、土、金、水五種物質與其作用統轄時令、方向、神靈、音律、服色、食物、臭味、道德等等，以至於帝王的系統和國家的制度。

這種思想不知道什麼時候發生的。依據現存的材料，陰陽說可說是起源於周易，五行說可說是起源於洪範。周易是筮占的繇辭，比了甲骨卜爲後起，當然是商以後的東西；而且在周易的本文中不見有陰陽思想，不過它的卦爻爲一和一的排列，容易激起這思想而已。洪範上的五行，說是上帝賜給夏禹的；但從種種方面研究，這篇書很可疑，大約出於戰國人的手筆。所以這種思想雖不詳其發生時代，但其成爲系統的學說始自戰國，似已可作定論。漢代承戰國之後，遂爲這種學說的全盛時代。

今先把在這種學說之下所發生的政治學說講三種，作爲引子。

以前作天子的要「受命」（受上帝的撫有四方的命），要「革命」（革去前代的天子所受的命）。到戰國時，周天子漸漸在無形中消滅，用不着「革命」了；而羣雄角逐，究竟那一個國王可做天子還沒定，所以「受

「命」說正有其需要。但那時已有五行說了，五行說已爲最高的原理了，所以這一「命」應是五行的命而不是上帝的命。那時有一個齊人鄒衍，他作了一些書，其中一篇是主運，說做天子的一定得到五行中的一德，於是上天顯示其符應，他就安穩地坐了龍位。他的德衰了，有在五行中得到另一德的——這一德是足以勝過那一德的——就起而代之。這樣地照着五行的次序運轉下去，成功了歷史上的移朝換代。他創了這種學說，喚做五德終始說，很得當時的信仰，自然有推波助瀾的徒衆。他們以爲黃帝得土德，天就顯現了黃龍地螾之祥，所以他做了王，他的顏色是尙黃的，他的制度是尙土的。其後土德衰了，在五行中木是尙土的，所以禹據木德而興，他就得了草木秋冬不殺的禎祥，建設了木德的制度，換用了青色的衣物。此後湯以金德而尙夏木，文王以火德而尙商金，亦各有其表德的符應和制度服色。鄒衍們排好了這個

次序，定了五德的法典，吩咐上代帝王各各依從了他們的想象，成了一部最有規律的歷史。到秦始皇既并天下，他是應居於尅周火的水德的，只是不見有上天的符應下來，因此就有人對他說，從前秦文公出獵時獲得一條黑龍，可見水德的符應已在五百年前見了。他聽了很高興，就用了鄒氏們的法典定出一套水德的制度：（1）以十月朔爲歲首；（2）衣服和旌旗都用黑色；（3）數以六爲紀，如符是六寸，輿是六尺，乘是六馬；（4）行政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5）更名黃河爲德水。這是實行五德說的第一次。到漢得天下之後，當然也要來這麼一套。

不知何時，起了一種與五德說大同小異的論調，喚做三統說。他們說，歷代的帝王是分配在三個統裏的，這三個統各有其制度。他們說，夏是黑統，商是白統，周是赤統；周以後又輪到黑統了。他們說，孔子看周道既衰，要想成立

一個新統，不幸他有其德而無其位，僅成一個「素王」，所以他只得託王於魯，作春秋以垂其空文；這春秋所表現的就是黑統的制度。春秋雖是一部書，抵得一個統，故周以後的王者能用春秋之法的，就是黑統之君了。記載這個學說的，以董仲舒的書爲最詳。

照我想來，三統說是影戲了五德說的牌子而創立的。當漢高帝成功之後，他自以爲始立黑帝祠而居於水德。這不知道他是否因秦的國祚太短而不承認爲一德，要使自己直接了周，還是有別的用意？到文帝時，有人出來反對，說漢革秦命，應以土德代水德，丞相張蒼就駁道，「河決金隄，就是漢爲水德的符應。」此後雖因種種原因，改爲土德，又改爲火德，但在漢初的四十餘年是坐定了水德的。大約這個時期中講春秋之學的有人對着五德說的流行頗眼紅，就截取了它的五分之三，將漢的水德改成黑統，周的火德改成赤

統，商的金德改成白統，使得五德說的法典都適用於這一說，見得他立說的有據。只是夏在五德說中爲木德，在三統說中爲黑統，有一些兒的衝突。但他說，不妨孔子志在「行夏之時」，所以春秋用夏時（？）即此可證明夏和春秋有同統的必要。

再有一種明堂說，說天子應當住在一所特別的屋子裏，這屋子的總名叫做明堂，東南西北各有一個正廳，又各有兩個廂房。天子每一個月應當換住一地方，穿這一個月應穿的衣，吃這一個月應吃的飯，聽這一個月應聽的音樂，祭這一個月應祭的神，祇辦理這一個月應行的時政，滿十二個月轉完這一道圈子。這大院子的中間又有一個廳，是天子在季夏之月裏去住的，另有一說是每一季裏抽出十八天（所謂「土王用事」）去住的。這把方向的「東南中西北」和時令的「春夏口秋冬」相配，使天子按着「木火土

金水」的運行去做「天人相應」的工作，真是五行思想的最具體的表現。記載這個制度的，叫做十二紀（呂氏春秋）又叫做時則（淮南子）又叫做月令（禮記）。

以上所說，今日的讀者們切莫以自己的智識作爲批評的立場，因爲其本質惟有迷信，已不足供我們的一擊。但這是漢人的信條，是他們的思想行的核心，我們要了解漢代的歷史時是非先明白這個方式不可的。

第二章 封禪說

古代的王者固然最信神權，但因王畿的狹小，四圍又都是些小國家，已開化的和未開化的，不盡能交通無阻，所以他們並無遠行的可能，也就不能到遠處去拜神。左傳中記楚昭王生病，卜者告他是河神作祟，應該去祭，他說：「江、漢、睢、漳是楚國的望，纔是應當祭的。河距我們遠了，我就是有了錯處，河神也管不着！」就不祭了。古代命國中名山川爲「望」，也命山川之祭爲「望」。各國有各國的望，誰也不想越界去祭神。

春秋戰國之世，齊和魯是文化的中心，泰山是這兩國的界牆。他們游歷不遠，眼界不廣，把泰山看做了全世界最高的山，（連聰明的孔子也會說「登泰山而小天下！」）設想人間最高的帝王應當到最高的山去祭天上

最高的上帝，於是把這侯國之望擴大爲帝國之望，定其祭名爲「封禪」。封是泰山上的祭，禪是泰山下小山的祭。他們又說，自古以來七十二代之君，當他得了天下之後，沒有一個不到泰山去封禪的。

最早記載這件事的要算管子，其中有封禪篇。但管仲爲齊桓公成霸業，是齊國人崇拜的偶像，他的書全非自著而出於齊人的雜集；封禪篇又已亡，惟史記封禪書載有管仲論封禪一段話或是從那篇鈔出來的。今把它大意敘述一下，以見封禪在戰國時的意義。

這上面說：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想行封禪之禮。管仲提出抗議，道：「從前封泰山，禪梁父的有七十二代的帝王，我只記得十二個。從無懷氏、伏羲、神農……到周成王，都是受命之後纔行這個禮的。他們那時候，嘉穀生，鳳皇來，東海得到比目魚，西海得到比翼鳥，有十五種不召而自至的祥瑞，然後

封禪。現在有這種東西嗎？桓公自己知道沒有這大福氣，只得止了。——這一說和五德終始說同出於齊人，亦同出於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受命的天子得到他的符應；不過得到了符應之後，五德說望他定制度，封禪說望他到泰山去祭天，有些不同罷了。

第一個去實行這個學說的，也是秦始皇。他做了皇帝三年，巡狩郡縣，帶了齊魯的儒生博士七十人，走到泰山下。他已從「秦文公獲黑龍」上證明他的受命，當然要實行這個所謂自古相傳的典禮。不幸封禪之禮雖說爲舊章，究竟沒有實際的根據，臨到辦事的時候，儒生博士便議論紛紛，得不到一個結論；有的還唱高調，以爲只須極簡單的禮節，掃地而祭就夠了。始皇怒他們的不濟事，把他們完全斥退，自己到泰山頂上去行封禪，又到梁父去行禪禮；他的禮節大都採自秦國祭上帝時所用的。諸儒既不得參加這大典，怨

恨得很，恰好始皇走到半山碰着大風雨，躲在樹下，就暗暗地譏笑他，以爲犯了天怒。不久秦亡，這班儒者又造他謠言，說他給大風雨擊壞了，或者說他沒有到山頂就退下來了。

「泰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這是齊魯間人的信念。但始皇成了統一之業，到底眼界廣了，他把全國的名山大川整理了一過。他以崑山——舊時秦國的門戶——爲界，定其東邊名山五：太室、恆山、泰山、會稽、湘山；其西邊名山七：華山、薄山、岳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泰山的地位固然高，但也不過是十二個名山中的一個罷了。

漢高帝得天下，四面亂嚷嚷的，沒有功夫做這種事。文景玄默，也不想做這種誇大的事。直等了六七十年，到武帝即位，這種學說纔因投合了天子的脾胃而蓬勃地興盛起來，司馬遷至特作一封禪書以記之。